

编者按

都说湘女多情,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印象来形容湘女,估计我大湖南都不会答应,因为她们还可能多才、多艺、多金、多福……但是,在这里,我们不想刻意美化湘女,我们试图用平视视角贴近14个市州的女子,看看不同地域的湘女有着怎样不同的魅力。在这里,她们可能是美丽的、聪颖的、温柔的,也可能是火辣的、彪悍的、柔中带刚的;在这里,她们都是一个个带着烟火气息的邻家小妹,隔壁大嫂……

细读湘女

“代堂客”这个名字是她自己叫起来的,在她看来,结了婚的女人,都要称为“堂客”,那么我们这些好朋友,一律被她称作“堂客”,米堂客、杨堂客、肖堂客……甚至没有结过婚的女性,有时也被她称为“堂客”。这在一个文化单位,的确不甚文雅,我初时内心极是抗拒,但近墨者黑,久而久之也就屈从了她的“野蛮文化”。

代堂客自然姓代,湖南慈利人。她开口与闭口,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。不开口时,远远走来,是标准的湘西美女,如风摆杨柳婀娜多姿。开口时,冷不丁就是一句:你扎狗们的!你会死唉!你个杀千刀的!

我的天,好野蛮好暴力!她难道非要这样表示好感吗!起码有一年,我实在无法习惯这种亲近,用长沙话说“受不得咯一补”。

上世纪末的事业单位,生活气息浓郁,管理也比较人性化。每日在食堂吃了中饭,几个女编辑就一头扎进单身宿舍,偷偷摸摸地砌长城。作为唯一的女单身汉,我与四个堂客们玩作一堆,酣战到上班铃响还欲罢不能。

代堂客呢是著名的“小钢炮”,也就是点炮能手。这倒不是她智力出了问题,完全是闯王的后代,根本不信邪。有一回打牌,眼看牌要摸完,气氛紧张到

窒息。有人拆牌,有人表示撤退,轮到代堂客摸最后一张,居然是绝“三条”——碰碰胡听牌!但是要听牌就要打将,而米堂客的将胡很可疑,虽然她一直叫苦:“手气痞罪咄咄,摸哒八圈一个将都有摸到!”

代堂客脚一跺:“唉呀!要死卯朝天,怕么子咯!”她果断地排出“八万”,“轰——”,果然兵不厌诈,她放了米堂客的大炮。“娘希匹磊!”代堂客桌子一拍,把隔壁睡觉的单身汉都惊醒了。“汉语言文学硕士”米堂客也不省油,一旁讪笑着:“你郎家嗒下炮都点得出,厉害咧!”代堂客更加生气,眼看鼻子都歪了,“有狼再来,老子就不相信哒!”不过骂归骂,她牌风极好,账不赖一点,银子不少一分,更不会负气退场。

古代典籍里曾这么描写慈利人,说他们“赋性悍直,有小忿则悻悻难忍”,对照着看,不觉莞尔一笑,这个代堂客,的确深得慈利人悍直火爆的真传嘛!

当然当然,悍直和狂语并不是检验人的唯一标准,撩开表面看内心,代堂客鲁莽的表面下存着一颗简单美好的心,也即是,她用野蛮掩盖了她真正的好。

代堂客的罗曼史值得写上一笔。中午的麻坛是她发布罗曼史的阵地,大家一边搓麻将,一边听她津津有味地抱怨她家那个“死鬼”老公。“我屋里那扎死鬼,书呆子,什么浪漫都不会!”“我屋里那扎死鬼,一天到晚发闷气,我一骂他就不作声,一个礼拜不讲话!”“我屋里那扎死鬼,搞的啤酒鸭几多好呷,我好喜欢!”“我屋里那扎死鬼,就是课上得好……”

这位“死鬼”老公,其实是湖南某高校一位优秀教师,儒雅低调为人诚恳,只是从代堂客嘴里出来,就变成了一个搞笑的形象。我们跟她说:“羡慕你咧,

老公听话,看得你重又会赚钱,我们有你命好咧,个个在屋里都是杨白劳。”代堂客就会笑得合不拢嘴。其实她说这些,无非想从旁人嘴里印证她的婚姻选择是伟大光明而正确的。

也许是代堂客的悍直高调与老公的倔强低调反差太大,最初几年他们时而冷战时而热战,朋友们劝了这头又反了那头。最后干脆随他们去。儿子降生后,一切战火自然平息,夫妻俩化身一个战壕的战友,共同捍卫胜利的果实。

如今每次登陆淘宝,都能窥见代堂客的斑斑印记,简直是淘宝的超级VIP、马云的忠实粉丝。她每件商品的分享都会在好友栏里留下爪痕,我很惊讶她十多年如一日购买了那么多男士服装、鞋袜,有的是同一尺寸不变,那是给她“死鬼”老公的;有的是一年变大,那是给她儿子多多的。通过一个女人的财务支出,你可以看出她心目中最重要的人,那么这么多年下来,淘宝里面那些男式服装的主人,一定是她心中看得最重的。

她记得儿子的每个生活点滴,讲起来就如数家珍。有一次她偷笑了大半天,我们问她笑什么,吃了笑猪肉吗?她说:“我想起我崽有味,老师要他用‘像……’造句,他说:‘我妈妈的脸像草莓。’原来他是这样看我的雀斑的。”这些快乐的点滴支撑着代堂客步入琐碎的生活,再也不是那个躁动的少妇。

年轻时一口粗话的代堂客,经历岁月打磨,变成平和的妻子和得体的母亲,只是偶尔秉性难移冒出一句“他奶奶的麻哈”,那也是无拘无束地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。

编者按

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。如今,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因为留学、工作或婚嫁等原因而远赴他国。在异国他乡,她们的生活如何?是开启了新的人生大门,还是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?为此,本报开设专栏《她在海那边》,讲述中国女性,尤其是湘妹子在海外的欢喜与忧愁……

她在海那边

麻利湘女,“义”行天下

人,尤其是女人,很难自由选择生活方式,因为总会被很多事情所束缚,比如家庭、婚姻等等,可住在美国新泽西的明,真正做到了自由支配自己的生活。

在她身上,自由很简单,也很实际。

明从小喜欢旅行。住长沙时,她几乎游遍中国。来到美国后,她先后在伊利诺伊州和纽约等地读书上学。这期间,她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,利用假期做“背包族”,去了大峡谷、黄石公园等地方。

明没有结婚,她说婚姻不适合她,因为她喜欢天南地北到处跑。在中国时,她被父母要求过结婚,也有其他同辈女性告诉她,到处跑的日子一开始很精彩,但久了就会厌倦,女人最终还是想嫁人的。但明从没有到“想嫁人”的阶段,她就喜欢到处跑。

美国跑得差不多了之后,她就开始把目光转向世界各地。几年前她去了南极,便被南极的美艳所震撼。后来,她又以冰岛义工的身份在冰岛工作了一段时间。她喜欢写字和摄影,乐于将所见、所闻、所思分享给朋友圈。

和别人不同,明的很多旅游,都是从做义工开始的。比如,她曾经参加一个叫“地球观察”(Earth Watch)的组织,该组织以环保为宗旨,里面有很多科学家研究地球和自然科学。而义工是需要自己交钱的,

而且要做诸如采集样本、记录数据等一系列繁琐的工作。明不仅参加,还积极帮助该组织写文章。她曾随该组织去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勘察,工作辛苦还经常发生一些惊险的故事。她的文章和照片充满了人文历史的发现,读起来长知识,有趣味,非常引人入胜。从冰岛到南极,从西伯利亚到蒙古戈壁,从喜马拉雅到非洲撒哈拉……明的世界是梦想与现实的结合,她正准备出书,书中的插图都是她自己摄影。

明酷爱摄影,以前她每次出门,都要照几卷甚至十几卷的胶卷,整理起来虽然辛苦,但她乐在其中。明在自己的网站中写道:“我是一个旅人,摄影是旅行的副产品。我未曾特意花心思在相机和镜头上,注意力大多集中在所看见的东西。之所以拍下照片,多半是有什么感觉。我对和平的、安详的,具有诗意和美学的景象,常驻足流连。对挣扎的、冲突的、不解的,或夺眼球的,也留心记录。我的摄影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质疑和热爱。我希望这个世界在我眼中隐去之前,或者说我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之前,我能把它看个够。”

现在的明,工作之余生活围绕摄影、旅游和做义工打转。说起在“地球观察”组织做义工的故事,明非常兴奋。“地球观察”组织的研究,她一共去过4次:在贝加尔湖研究水污染,在戈壁研究沙漠,在马达加斯加研究濒临绝种狐猴(lemur)。让明感叹的是,那里的义工真是“义”字当先。

很多三十几岁的年轻人,他们有工作,但是却请假来参加。他们自己掏钱,住帐篷跟踪动物,记录它们的生活习性,从无半句怨言。做义工两周后就立

刻回去工作。

马达加斯加的雨林里,整整下了两周的雨。那里蚂蝗很多,明被咬得身上很多血窟窿,但她坚持做好分配给自己的工作,追踪狐猴一家的作息,记录它们吃喝拉撒,为科学家研究准备数据。明说,那两周是对自己体力和毅力的考验。义工工作结束后,她又自费游历了马达加斯加的各个地方,那是一般旅游者不会去也不知道的,却是更真实的大自然。这让明感到无比骄傲。

明说活着不光要自己高兴,还要活得对别人有意义。她首先加入了她所居住小镇的艺术活动中心做义工,又加入本镇另外一个义工组织,帮助老人修理、油漆房子,修剪树木,清洁车库。一群人热火朝天地从早上八点干到下午五点,最后明才发现自己一天一直弯着腰,第二天她趴在床上了,但是心里还是火热的,下一次她还是照样参加。

明有很多朋友,尤其是和邻居关系很好,每次外出,都是邻居帮她照看家里。回来后,她就给邻居们做拿手的湖南菜剁椒鱼头,美国邻居吃得很开心,他们说辣得过瘾。明说,邻居和朋友让她在生活上没有缺憾,而旅行、摄影和做义工,更是让她觉得人生充实有意义。这是她自己的选择,她很满意现在的生活。

明说,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学,比如学电脑、音像制作等等。父母已经对她的婚姻“放弃治疗”,她也用实际行动换来了父母认可的自由生活。有朋友说她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中国女孩,她说,更准确地说她是一个麻利的湖南妹子。



陈晓丹

资深媒体人,先后任职湖南广电《湖南广播电视报》《金鹰报》编辑部主任、经世图书负责人《芒果画报》主编,芒果影视品宣负责人。现为自由生活家、文化围观者,艾源堂文化联合创始人。



枫雨

原名姜宇,北京出生。宋代词人姜夔第24代。首都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,范美国教育技术学及图书馆信息学双硕士。出版散文集《思念的季节》,长篇纪实小说《小女人闯大世界》等。